

现在说是盛世了,玩旧东西的,越来越多。这行里,都讲究一个包浆。我是天生有洁癖,看见别人用过的旧东西,总是觉得有点不自在,最好请个英国管家阿婆来,每个都拿刷子细细刷干净,再喷一遍消毒水。只有自己贴身的衣服旧了,因为是自己穿的,而且越穿越舒服,拿皮肉打磨出来,所以样子哪怕有点不挺括,还是照样每天欢欢喜喜穿着,跑出去被别人认作是丐帮。

旧东西里,尤其是文玩和书籍,更不喜欢。因为这两样东西被人抚摸把玩,接触得最多,表面一层微微有些暗淡的光泽,好像穿了一层灰色的透明小雨衣,想人各有所好,我之不喜,就是古董发烧友着迷的所谓包浆。但是此类东西倘若落在我手里,又非用不可,第一要务是隔水蒸一道,杀杀菌,找把牙刷来搜剔一番,好好擦洗干净再说。我这副德行,鲁迅讥讽过,有个商周的青铜器,也必要擦得锃光瓦亮的那种败兴人。

因为写文章,结识很多海上文人,文人里面最讲究玩这些个零碎。例如某位兄台,名人神奇蛙,文科的行当吹拉弹唱都有涉猎,还弄过推理戏,后来雅兴大发,斥资收藏旧版本图书,特别喜欢在世家子弟那里搜罗旧货,很有些旧上海的做派。他

今宵灯谜
洪寿仁
一统江山烽火息
(歌星)
昨天谜面:一剂凉药(宋代书法精品)
谜底:寒食帖
(注:帖,一帖药)

嗜书既然多,后来就着意各类文房的小玩器,有次请我吃饭,拿了一小块旧东西在脸上蹭,这个举动我见得多了,养包浆的意思。我劝阻说蛙兄,鲁迅先生

素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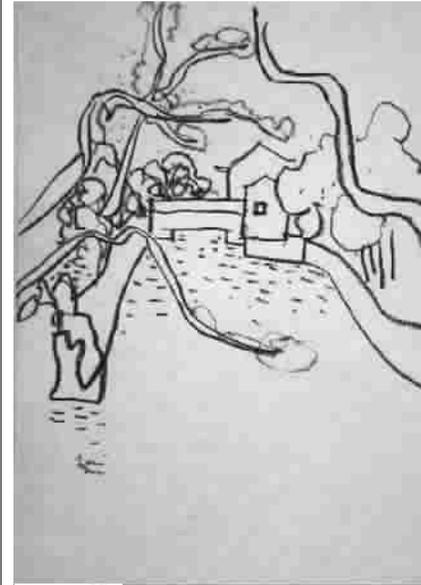
郁俊

的《离婚》你看过没有,这里面有个大老爷,也是这个样子。但是据小弟看起来,包浆这东西,其实是分荤素的,你这么擦来擦去,养的是荤的包浆,油脂渗进去,我总是觉得有点腻。景德镇造假瓷器的,往往弄一块生猪皮在仿古瓷器上蹭,一两月以后,看起来就很有些油汪汪的沧桑感,和你异曲同工之妙。本人比较喜欢素的包浆。

大家停筷子,等我讲下去。我说还是天下第一好书,《儒林外史》,里面写到相府娄家三公子四公子,结交了个脾气古怪的雅人,叫杨执中,这个人精穷的,每天夜饭米也没有,扁丝老秀才,偏巧手里倒是有一样好东西,你蛙兄要是在那个时候,一定会削尖脑袋,想办法问他买了去。就是一个宣德炉。古玩行的讲法,宣德炉没有真假,只有好坏,因为真正的宣德年间的宣德炉,就是博物馆里面的老专家,一辈子也未必能见得到。这么好的东西,他肯定不卖。他常常揭不开锅,有年除夕,就和他太太两个,面对面用一块布把这个香炉擦抹一宿,算是年夜饭,此事穷极酸极,但是也雅极。但是蛙兄你看,人家是用布擦拭的炉,不是拿鼻子或者脸去蹭,那个包

浆,我觉得就是素的,只是一个人手的痕迹,不油腻,洁净,您说是不是?王世襄收了那么些明朝的好椅子,肯定包浆是好的,那也是人家穿了裤子坐上去的,摩擦出来的一些光洁顺滑,肯定不会大家都赤膊赤屁股去猴在上面。

当然,最高级的包浆,是仅仅凭借时间,连表面上的接触都没有。大作家陈村先生的书房兼卧室,里面本本书都比市售的雅致不少,同样的封面设计,进他这间房,不多时就变得火气尽退。因为村长大人烟不离手,云雾缭绕着,几年下来,所有的书都变成旧照片一般带点黄褐色,好看极了,这种才是素包浆的最高境界,我们中国人讲文人要“烟云供养”,可不是活生生的例子。



一天过去了(速写)

李磊文图

你坐在一潭水旁,水里有旭日,水里有夕阳,一天过去了。

都在群里活跃的家长主动献计献策。随时,还有托儿所老师厘清过度阐释的观点。咬人的孩子不见得心怀恶意,也有可能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与小朋友的亲善——有些大人就会轻咬一下宝宝来表示“疼爱”啊!最让人期待的,则是双周更新的娃在托儿所内活动照片。此时,他在里面到底和哪个同伴一起玩,玩得如何,都能一目了然。至于每天的菜单等日常生活琐事,更是定时在群里文件夹中更新。

有如此同步神速的新媒体手段,哪怕余姚托儿所深藏在居民小区里,并没有高大上的装潢,却也成为了充满了温馨与情感的育儿乐园,让全职妈妈能放心上班。

当妈之后,大部分在社会各个工作岗位上讨生活的女性,从高龄产妇的角色转换成职业妇女间的产假时间,不过4个半月。

然后呢?基本靠熬。真的熬到娃

可以自己终于有大段可支配时间而庆幸,另一方面又为与这个不过2岁的小人儿如何融入集体生活而担忧,难免还有一些他不再那么那么需要妈妈的失落。这类失落,还难以消解——为了孩子好,老师建议家长尽量送娃入托儿所后要尽快“诀别”,中间也不能轻易来探访。理性上,深以为然,感情上,要尽可能克制。

小区里的温情育儿乐园

张醒

夜幕降临,华灯初上。徐家汇广场响起了悠扬的歌声:“你有一个花的名字,美丽姑娘卓玛,你有一个花的笑容,美丽姑娘卓玛……”排着三列长长人龙的舞者,人最多的时候,有三百多人共舞,舞者绝大多数是中、老年妇女,男性舞者只有寥寥几个,人们戏称他们是娘子军中的“洪常青”。而我这个老头儿,就是其中一个。

每天晚上,我和夫人早早地吃了晚饭,就匆匆赶到广场加入跳舞的人群,我们跳的是佳木斯快乐舞步健身操。听说此舞在东北地区风靡一时,以体操动作为基础,融入了许多舞蹈元素,既有一定的运动量,能达到健身的效果,又注意避免过分剧烈运动,很适合老年人跳。一曲跳下来要一个多小时,全身微微出汗,我已坚持跳了七八个月。

我唱歌还可以,当年曾是复旦大学合唱团男高音领唱者,但对跳舞却一窍不通,活到七十又三,从未进过舞场。因此,刚开始学舞时显得笨手笨

情迷广场舞

沈古纬

脚,总踩不上节奏,再加上记忆力差,变化多端的动作总记不住。我夫人年轻时学过舞蹈,跳了几次,就跟上了节奏,后来越跳越好,成为群舞中的佼佼者。我虽跳不好,但没有气馁,就请夫人指点,一节一节指导我,一个一个动作校正我。我也不偷懒,用心学,认真记,有时甚至在睡梦中还在学舞。一个月后,就把十一节舞蹈、体操动作全学会了。从此,我们就跳出了瘾,天天参加,从不断。我虽不胖,但肚子上脂肪多一些,几个月下来,脂肪在运动中得到“燃烧”,体重从六十七公斤,下降到六十四公斤,瘦身了三公斤。有的过于肥胖的舞者,通过坚持锻炼,体重竟然减少了十五公斤!有的舞者颈椎病、肩周炎久治不愈,但通过跳舞,居然奇迹般地好转了。

广场舞的发起者是一个叫杨素珍的女士

据媒体报道,家住哈尔滨绥化77岁的姜淑梅老奶奶,60岁才摆脱文盲,学习认字。75岁开始写书,前些时,姜奶奶的《乱时候,穷时候》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。诗人、作家王小妮在序言里说:“讲故事的人出现了。”

缪塞尔·约翰逊说:“对知识的渴求,是人类的自然意向,任何头脑健全的人都会为获取知识而不惜一切。”而罗素告诉我们:“知识是使人类快乐的主要因素之一。”姜淑梅,在一般人的印象里,到这个年龄的老人,应该在家里含饴弄孙,安享晚年了。可是,这个老奶奶却做了常人不易做到的事情。网友耳东说:“姜奶奶的事迹让我想到了巴里穆尔的一句话,只要一个人还有所追求,她就没有老。直到后悔取代了梦想,一个人才算真正老。”

我想起了塞缪尔·乌尔曼的散文《年轻》。在文中,乌尔曼说:“年轻,并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时光,也并非粉颊红唇和体魄的娇健。它是心灵中的一

为人生上色

杨新元

种状态,是头脑中的一种意念,是理性思维中的创造潜力,是情感活动中的一种勃勃的朝气,是人生春色深处的一缕东风。年轻,意味着甘愿放弃温馨浪漫的爱情闯荡生活,意味着超越着涩、怯懦和欲望的胆识与气节,而60岁的男人可能比20岁的小伙子更多地拥有这种胆识与气节……在你我的心灵深处,同样有一个无线电台,只要它不停地从人群中,从无限的时间中接受美好、希望、欢欣、勇气和力量的资讯,你我就永远年轻。一旦这无线电台坍塌,你的心灵便会被玩世不恭和悲观失望的寒冷却雪所覆盖,你便衰老了——即使你只有20岁。但如果这无线电台始终矗立在你心中,捕捉着每个乐观向上的电波,你便有希望过年轻的90岁。”当年,《年轻》在美国发表时,引起了轰

动。据说,麦克阿瑟将军在指挥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,他的办公桌上始终摆着装有《年轻》复印件的镜框,文中的许多词句都被他在谈话或开会作报告时引用;此文后来传到日本,许多人都把此文装在随身带的皮夹子里,有空就拿出来读一遍。松下幸之助说:“多年来,《年轻》始终是我的座右铭。”

歌手周杰伦在《稻香》里唱道:“不要这么容易就想放弃,就像我说的,追不到的梦,换个梦不就得了。为自己的人生鲜艳上色,先把爱涂上喜欢的颜色。”爱写作的姜奶奶,脸上虽然留下了岁月的痕迹,但是,她们的心灵深处,还有一个无线电台,从无限的时间中接受美好、希望、欢欣和力量。所以,她依然年轻。

狄更生说:“希望是栖息于灵魂里的一种会飞翔的东西。”伟大的中国梦正待由无数个追梦不止,努力为人生上色的中国人来完成!

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传奇人物,李叔同便是笔者最钦佩的“奇人”之一。

李叔同于光绪六年生于天津富商之家。其父李筱楼是同治年间进士,官至吏部主事。李筱楼与李鸿章、吴汝伦被誉为“晚清三大才子”,由于官场倾轧,李筱楼为坚持文人操守,辞官经商,成为天津第一大盐商。李筱楼为人乐善好施,创立义塾(免费教育)与“备济社”(帮助当地贫寒孤寡之人),口碑很好。可惜李叔同5岁那年,73岁的李筱楼突然亡故。李叔同自幼好学,8岁已领悟“荣华尽头是悲哀”的寓意。

李叔同少年时就就读于南洋公学,有幸受业于蔡元培。后又在“上海书画公会”、“沪学会”初露头角,“二十文章惊海内”。李叔同25岁东渡日本,在东京美术学院与东京美术学校深造音乐与美术。他30岁回国,在天津、上海、杭州、南京任教,教授美术与音乐。

李叔同创造了诸多“中国第一”:1906年他主持创办中国第一个话剧社团“春柳社”;主编中国第一本音乐刊物《音乐小杂志》,介绍西洋乐到中国;1907年他在中国第一部话剧《茶花女》在日本义演时任演员;1908年他第一个将通俗音乐介绍到国内,他填词的《送别歌》传唱至今;1912年他在上海《太平洋报》任美术编辑,第一次采用图文广告艺术;1913年他上写生课时第一次招聘男模;1914年他最早介绍“石膏模型用法”,并培养出丰子恺、潘天寿等著名国画画家;1915年他创作倡导现代木版艺术;他还撰写《西洋乐种类概说》,开创钢琴音乐教学先河;他还在书法、篆刻、诗词、对联、广告等各个方面突破前人,令世人惊叹不已。

在中国近百年的文化艺术发展史上,李叔同成为学界公认的奇才与通才。他最早将西方油画、钢琴、话剧引

入中国,并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。而其人生经历也堪称奇特,四位女性对他的一生有极大的影响。

对李叔同最早产生影响的是其母王凤玲。王凤玲本是丫环,会诗文,因其貌美文静,被68岁的李筱楼纳为三姨太,随即生下李叔同。李筱楼死后,李叔同在母亲管教下刻苦读书,王氏让儿子拜已皈依佛门的天津名儒王孝廉为师,每日诵读经卷,这对李叔同后来出家起了重要作用。

李叔同年轻时好吟诗作画,喜欢在福仙楼戏园看戏,当时的“红角”杨翠喜姿容秀美,嗓音婉转,在台上婀娜多姿,风情万种。年少英俊的李叔同迷上了杨翠喜,可李母怎么会同意他与一个戏子相恋呢?其结果是棒打鸳鸯,让李叔同尝到了初恋的苦味。王氏毅然作主,让18岁的李叔同娶了津门茶商之女蓉儿。李叔同遵母命结婚,婚后他才发现蓉儿人很美貌,但却是旧式女子,无话可谈。因他是孝子,没有反抗这段婚姻。

李叔同去日本后,结识日本女子福基(一说诚子),两人产生感情。李叔同30岁携福基回国。因为李叔同孝顺母亲(他已与蓉儿有了孩子),于是福基便住在上海。李叔同先在天津任教,后在杭州任教,每周去上海与日夫人相聚。1918年李叔同看破红尘,决定在灵隐寺皈依佛门,既结束与蓉儿的婚姻,也与相随他12年之久的福基分手。两个女人都十分伤心,都托人与李叔同见了一面,但李叔同出家念头坚决,见面后离去,头也不回。李叔同当时名声在外,女粉丝无数,皆为之而悲。

李叔同从一个无所不能、风光八面的文化名流,隐身于西湖灵隐寺避世修心,这种境界实在难能可贵。

李叔同改名弘一,他研究华严,弘扬律行,终于成为一代高僧。

房子贴着山,山贴着房子。一种默契,葱茏了数千年。随着竹林里的响声,一条小路滚落坡面,一担箩筐降下来,一包包麻袋升上去。小路晃荡出灰白的色彩。

平整起的坡度,应该对准太阳,让秋风将棱角磨得圆润些。石头挖碎了,和着汗水铺成地块。生命的枝蔓循着血脉的气息,翻山越岭追根寻源,直到花繁叶茂,转眼就是百年。

终于,炉窑里的热度,让砖块围着一个汉字而展开。年老的年轻的,都在张张木牌前,站着或跪下。将目光、膝盖集中起来,高大的楷书概括着纠正着所有的姿势,巨大的静寂,呐喊出众多的心态。石板上硬度,带着青青的颜色。

总有些心思,漏过砖块和山峰,碰撞着江河湖海,春风又将这响动携回来。一只麻鹰飞过山涧,光芒覆盖着村庄和草叶。

徽州

阮文生

